



特へ 16
2752
36



門 16
號 2752
卷 36

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二

天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一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
用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為調祖不知隋煬帝已
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
詞端寔為濫觴之始故詞須宛轉絲麗淺至儂俏
揆看月烟花於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
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



昭和十八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
胡服也

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
喻也卽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戀
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蟬
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
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
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
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

調亡也

何元朗云樂府以噉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
爲美

昔者鹽阿鵠監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
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
羗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
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
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按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
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楊用脩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為非太白
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
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咲
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
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
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
文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
皺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
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
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
句小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
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雅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詩也寒雅數點流水
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着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
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為詞家三昧
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銅將軍於大

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味揚花水龍吟慢又進

柳妙處一塵矣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清
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
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
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
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

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

非歌行麗對乎

細雨夢迴鷄塞遠小樓吹

鷄不傳雲外

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着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
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
鈎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
靜費鑪烟淡語之有景者也費字平蕪盡處是青山
行人又在青山外又柳江幸自遶柳山為誰流下瀟
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
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
之有情者也味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

東坡此淺語之有情者也。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曰
為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
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至又喚起兩
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
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掃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
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
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
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公大此非

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驕花寒食夜種
種惱人天氣寵柳驕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
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
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後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方侯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
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
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
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
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竝還相雕
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星
相之相從俗字

永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蹄鳥喚行人
又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力矣
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
斗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為幌美成暈酥砌王魯

直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為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
天然之美令鬪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永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
勝畫畫勝文文勝詩然文等耳餘俱非子瞻敵也魯

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
詩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

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
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
情致語，幾於盡矣。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
說。咸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
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集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
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勑仁王院落髮
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宋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進。
仁宗閱首句，漸亭臯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游鳳輦
何處，與真宗挽歌暗同。慘然久之。讀至太液波翻，忿
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此詞之不
遇者也。高宗在德壽宮，游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
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王明日重
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
醉，仍卽日子釋褐。此詞之遇者也。耆卿詞毋論觸諱，
中間不能一語形容老人星，自是不佳。重扶殘醉，勝
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眼。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味，常出入禁中。
善作臨江僊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寓調笑。

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良嶺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僊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鸞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足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誅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

笑師成恨之諳其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大守王疑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冷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躄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為絕句

元有出而無詆文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伯溫穰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脩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學少精思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比耳而後有比曲比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比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謂土氣偏諛鍾律不得調平者

取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過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

卷九 八 和 漢 之 三 三 一
世 經 堂 文
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為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
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嘆也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從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
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
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
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僂呂調宜清新絲遂南呂宮宜感歎傷懷中呂宮宜
高下閃賺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
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嫵媚
高平宜條蕩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拍宜急併虛

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梟商調宜悽愴
慕怨角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咲見雍熙樂
府楚愍王序然出周德清元人也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
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
後學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
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
嘗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
為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刪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者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愚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願用之何如耳又語病語澁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襯斲字太長者皆所當避四陰陽如同一東韻也輕如東鍾松冲之類為陰重如同戎龍窮之類為陽喚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楊用脩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咲六

對耦有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七末句八夫上九定格如僊呂南呂中呂正有子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林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疎俊可味元人稱為第一真不虛也

比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

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
片珠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
鍾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綠池塘
藏睡鴨自然幽雅淡蓄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景語
○手掌兒裡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
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
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
粉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臙脂淺淡
櫻桃顆是駢儷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
了畫兒裏愛寵○拄着拐幫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
寒○昨夜箇熱臉兒對面槍白今日箇冷句兒將人
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諱語○落紅
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
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
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
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
中星玉盤亂瀉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
紅葉落火龍涎田倉松蟠龍張牙○水面雲山山
上樓臺山水烟浦樓臺下下天地安祥景中壯語也

儂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
歎浮生數落花林玄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岬白
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別頭交頗有忘機友
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問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
叟意中爽語也十二玉欄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
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咲然花枝比較春
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情
中冶語也參旗動斗柄柳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
翠蛾裙拖絳羅襪冷凌波枕驚怕萬千般得受用此
兒箇○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黃
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
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
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吓却
是你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枉白晝怕黃昏○一聲梧
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
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貓
渭水非熊○糟醜兩箇功名字酷淹千古興亡事麩
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咲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
潛是諱中奇語也搗殺銀箏韻不真揉痒天生鈍縱
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諱中巧語也

元人歸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
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鶯鳴比鄰不遠游
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
斷青山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味指甲者宜將鬪草尋宜把花枝浸
宜將綉線勻宜把金針紐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
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插通身沁知音
治相思十箇針豔爽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味
睡鞋可比

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
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
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
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
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
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
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
減前

今世所演習者比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
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宮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
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德符說范睢出高文秀搗梅

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揚
顯之伍員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鈞
月出吳昌齡陳琳抱粧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
黃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涇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
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
宮大用如西風鷓鴣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
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
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聞雲
解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
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
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珮玉鳴鑿劉廷信
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
鶴馬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
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
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
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
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

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
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頌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
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
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
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頌仲清如鷓鴣冲
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
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
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
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
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
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
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
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
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
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
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
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
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巴上七
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
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栻即

蘇州山人集卷之百五
世經堂
琴瑟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記者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臯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阜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僊女散花可次貫酸

齋輩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者有爲微之攷據中表親戚甚明且會真詩止載和章而闕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早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譏賢者至此耶

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爲朱
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

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善
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
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
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
末以議本也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
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
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
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
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旣
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
見作者之工

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
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別
後是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玉盤金餅是初
學人得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
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

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廂之上傷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咲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錄也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鄆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

大志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
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
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王漢陂所為折柱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
英雄此是名語然上句翻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
撰無出漢陂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
馬亭思別駕一天霜雪曉徘徊句特軒爽四押亦佳
而暗想尋思四字亦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康德涵既罷官居鄴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
侍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
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楊徐
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為道地史句語未
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
揚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

正敬夫將填詞以厚嘗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
習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
曲成德涵為奏之即老樂師母不擊節歎賞也然敬
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為護也
南音必南比音必北尤宜辨之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邊遠唐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

之指冷鳳皇生曉石
皆出自王公膾炙入
寧越黃鶯兒只是謔
韓苑浴邦奇作乃弟
子長關漢卿者以傳
致

楊狀元慎才情蓋世
陶情樂府流膾人口
人故多川調不甚諧
不統相思地女媧氏
愁腸蘭燭同煎和愁
紫髯任充陰眼前赤
第它曲多剽元人樂
刺諸闕一字不改掩
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
曾不到衡陽錦字何
詔風烟若斷腸日歸
相聞空有刀環約何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
樹樹殘泥冷滿眼登
臨倦江流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
曾不到衡陽錦字何
詔風烟若斷腸日歸
相聞空有刀環約何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
樹樹殘泥冷滿眼登
臨倦江流

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
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闕傍粧臺
爲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
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
月荆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
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下人唱過
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佛然不樂罷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旣多蹈襲亦淺才情
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闕頗稱作家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健工踴見善調
謔而淺於風人之致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
謝茂秦舊填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予輩談詩後
慚愧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竹僊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

迥之青樓俠少推爲渠帥正德末 上南征

狐賢薦於上俾填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

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迥鑿事始解賢復薦吳中

揚南峯循吉揚以高尚不出一旦易阜笠韎韜鬼鷄
從臺司索餞見上後應制成打虎諸曲頗云稱旨詔
授官如霖楊太愧駭懇賢獲免曲今存不大佳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
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
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為
傑出其板眼務頭攢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
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壁微類耳金陵
金白嶼鑿頗是當家為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

下水軋軋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

五呂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
入若庸希哲能為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
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即
無雙傳陸天池宋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
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
春秋滿而安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
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
本是箇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其它未稱
是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為

朱希真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
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箇籃輿處處山亦自蕭
灑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黃楊柳帶栖鴉關漢卿演
作四句云不近諠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
黃楊柳帶栖鴉青出於藍無妨竝美

全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二

川山人四部稿卷

元

部

藝苑卮言附錄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
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
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
六一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
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以程邈以後之隸與
鐘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

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為楷也。歐陽文叔以八分為隸，洪适目之而曹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為八分，以真為隸，是即吾所見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為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為分，以真為隸，豐氏之誤大也。為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為御史，以公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為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一」邈數十字略無二鍾。

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恠如元倉元命包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為，而可據為邈書乎？又明言漢回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直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矩折脩，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為古隸無疑者。

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與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
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
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
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鮪三倉蔡邕石經諸
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
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
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之法兼乎行書謂之
葉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
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

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
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卽鍾氏
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卽鍾氏之今
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
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卽古隸今隸蕭子雲
頗作篆皆大書用筭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
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
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

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死，體自難合，拆為真隸似亦未為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積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為徑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欵法篆字相近，非有批法之隸也。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批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豐臣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板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恠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

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鷺，斬茶晚復毒熱，有以為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以為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

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

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按伯施者，虔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泰和者，李也。清臣者，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夔也。子昂者，趙也。仲珩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豐於唐不取，知章、季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機、明不取，南宮、復吉，當別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為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為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深藏猶為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紆之謂轉

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為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絕若死蛇挂樹踏水蝦蟆語絕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適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之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

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

要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壘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溢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黃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曰虛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裹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蚪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况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特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

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效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劔挫於豪茫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項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

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鷹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玉謝安嘗問于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于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

世經堂刻
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王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

全法元常瘦肩吾云張工天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評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

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
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
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
粗傳楷則實恐未克其衷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
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
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
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
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

故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
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
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擲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
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
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
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
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舉體无悅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

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為重儻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儻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母乃太相牴牾

武帝評蕭思話書僊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僊欲僊尚未僊也漢武欲僊則又去僊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

卷之三十三

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竇象述書賦云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嚮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

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下

為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心所稱司徒者必會矣

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數十往復皆不及會

不應補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一

種云云乃

在啓內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言氣骨體若

飛鳧虬舞鶴遊天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

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一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稱

損巧稱字外之可文一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

二種法正謂

司徒東武亭侯蓋十歎辭亦繇實稱司徒四年

魚太傅為李蓋表書初二年

十歎辭亦繇實稱司徒四年

魚太傅為李蓋表書初二年

十歎辭亦繇實稱司徒四年

魚太傅為李蓋表書初二年

遷太... 史有... 二者實可相證
因切於山

鍾大... 七十六其... 司... 十四十五右... 十九子

太令四十三天假... 年... 公... 爾格已

定矣假之年有... 而... 以... 向至六其

右軍之書後... 以者... 骨在肉中趣在法外... 不可到故

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蘇... 神... 不變其真旭

... 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 筋... 心素之書筆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
不得不生聖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

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

力而無書度

楊用脩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

而肥難用脩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

密筆瘦則結構易疎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

後瘦以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

肥而不肉也

高... 伯高... 肥而不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囋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

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揚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材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水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

有墨豬之謂最爲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
極擬懷素恣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
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魏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
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
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
書名御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
一長况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
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
陽率更不能脫酸餽氣思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

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
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
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
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煌煌而趙文敏法之便
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
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
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
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
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
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
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
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
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
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遂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
示已殉王脩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
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

風帖爲逸小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
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
耳酸感至比加下瘳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
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
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玩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
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
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卽其人其事駁
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衛夫
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中山河帖爲枯
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平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

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入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榻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王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真愚又推黃米之言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草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

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初爲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掣擣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雷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先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楊用脩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鈎蠶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脩誤以爲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穉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穉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脩又誤以劉德升爲劉景升而云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後厨頌及之列其人品之高

可知此尤可嘆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卽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園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脩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巖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適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爲逸老書蓋南渡以後

諸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竝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

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纏綿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巖巖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彥功少頗適爽晚成惡札龔璘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

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向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記且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鮮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卽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疎裔辱家風者鮮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疎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儻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狶信是陳狶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末絕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北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嗚噓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咲端蓋知其爲周

與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
右軍千字命與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
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
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
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係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之環奇

黃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

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
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僧也又一云
黃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

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
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
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
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
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
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
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執苑卮言附錄三

蘭亭禊敘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
 流榻本以賜諸王後禊敘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榻本
 存人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為歐陽率更
 所榻石本留禁中因未經摸榻獨為完善契丹德光
 携以北至殺胡林而棄之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壻李
 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幣金代輸取石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

官庫愛重之非貴游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湍流落左右劉損一二筆以為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真贖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

山谷謂蘭亭詩敘二本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翫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刺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董道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徹不知其何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即張澈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者家蘭亭二本第一本是參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

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
者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治與余善以
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
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
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
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
隨之於斲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此定是馮承素湯晉徹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派榻
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舜元題爲褚遂良
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本世所無天下第一

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
政趙模諸葛貞湯晉徹之流樞賜王公貴人著於法
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樞觀其意易改誤
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句填或清潤有秀
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
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矚
矚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標書
仔馬式鬱鬱昭陵王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物水月
何殊志專用一繡縑金鐫瑤機錦綉綺歟元章守之
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臧寶晉齋臆

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
光堯內府米友仁鑒定爲唐人雙鈎賜本復入張循王家張激摹勒上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真蹟不知所往矣陳緝熙翰林得褚禊帖謁一時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爲卽此本然無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右秘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旣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趙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褚遂良時爲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後同贄內志專用一作乃一又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

本而中間跋尾又真米書余久乃悟米得真本因別作一贗本以圖購易他書畫又恐其亂真故不作文正才翁跋及稍易跋語以緝熙將歿又手鈎二本分割諸公之跋總作二本其米本在宜興吳氏次本在池灣沈氏尚佳第三本流入吾手則太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爲歐陽信本摹最爲逼真美則美矣真則吾未敢信也蘭亭實行筆觀聖教序內所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已意臨故定武多嚴重而褚蹟時能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也吾晚得一宋搨本皆行筆道俊之甚攷之舊刻聖

教序無不昭合以爲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
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
以其質之所近而好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真定武雖
小剝蝕而風神氣韻自絕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
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
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冊乃宋理宗內府
藏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脩
城本壓卷定武有古刻闕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
兩京斷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

刻唐貞觀太清開皇秘省內殿內司京師王堂皆在
其它如王枕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
書孫過庭吳詵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真
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
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
奉旨摹榻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
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
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
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

五世總堂
總二十二卷為大觀大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
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
為潘駙馬帖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
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析居分而為二絳州公庫乃
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序後避完顏亮諱於庚
亮帖內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
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
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
中劉承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
刻不實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公須真卿法帖而
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甲乙中間謬處甚多
潭帖之別則有劉承相弘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
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臨江帖
也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夕除去篆
題而增入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摹於利
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模希白帖載入黔中壁之黔
江紹聖院後有湯世臣重摹字昂帖板本校諸帖增
最多此外有淳熙脩內司本北方引歐陽文忠公
福清李氏本

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澗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凡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澗乃僧希白所學有江左風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為小坡推潭勝閣韓侂胄家開群玉字帖好薛昭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榻者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大觀聲韻在濃淡之間絳次之脩內司又次之臨江潭身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楊用脩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澂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於玉且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終殉昭陵之蔡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榻本佳者

猶可什倍它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

峒嶮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

表或以為梁鵠或以為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殿阮司空王純逢童

碑陰耿氏鏡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

山孔宙耿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

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無分

者蔡邕夏承碑分無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

陰符柳誠懸度人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啓法

師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求與夫子廟堂歐陽率原九

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寺皇甫君蘭臺道因楮河

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官碑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

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圭替家廟茅山八關

齊功德干祿裴淮少林蕭誠南嶽真君張從申茅山

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然西平王諸碑行書

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

軍娑邏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

姪文王繆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昇風懷素自敘藏

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真草宋法師千文皆

灼灼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次刻者大令保母志乃親書於磚次刻者以故無真墨蹟而搨本特妙絕然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大令書法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說亦未確也保母誌據宋人辨以為非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內府邇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近佻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墓田亦弱然揔之比亡書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偽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表遂爾成風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豔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得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內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為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蹟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茲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恙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淳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姪蒙本却真結法道逸可愛

右軍累鮓二謝表生是宋內府藏臨本却佳

懷素自敘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

存其父集賢核理奔敘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東陽吳文定寬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宰完後轉入嚴氏沒內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道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吳江之歎而吳人至今刺刺以爲非真後得一舊搨本閱之與此大小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敘補末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衆然沓拖少骨力恍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寶泉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然再經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內尚有唐人兩絕句亦非全文真蹟在蕩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爲延津之合屬豈道生鑒定謂爲賀知章無的據然道俊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吾所收名筆褚河南哀冊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裹鐵初看便好又

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顏魯公裴將軍比伐詩體無正
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
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縱逸而結構不疎亦
須再看乃益自有致柳誠懸襖帖詩後序初看覺有
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
煙江疊嶂歌適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
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懷素者凡數家蘇子美甚得其勢魯直得其
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王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
然亦皆狂野雲仍之盛

吾家有趙吳興臨楮河南枯樹賦豐勻精密極是嘉
手後得唐人雙鈎蠟紙是第三本耳而竝刻之覺不
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
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吳郡文
待詔徵明博士彭寧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
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
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
子瑗魏帝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

身州山人卷之二
十一
緝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蓋子
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慈王知敬子友
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
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字必仁揭曼碩
子汝明宋濂子璩也三代以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
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瓊子黃門恒恒子侍郎瓌
洗馬玠王承相道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郊太
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潛子白馬公宏
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謀謀子偃偃子宏房不害子令
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常康韋誕張芝
張昶晉衛瓘璩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

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
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熹王維王縉張從申從
儀竇蒙竇泉宋蘇舜元舜敘徐競徐琛然摠而言之
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
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
耳嗣後雷同影響未見軼塵吳中一振腕指神助鸞
虬奮舞為世珎羨而它方遂絕響矣不揣據所聞見
評識於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道勁發之周憲王爲世子又多蓄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故書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宋克仲溫華亭人爲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路而失之佻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吾吳郡人書述云昌裔熟媚猶臣於克宋璪仲珩學士次子仕爲中書舍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孺比之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此之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

尤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見之亦淳美恨未脫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文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極端勁圓穎而時露俗態解大紳見前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楊用脩目爲鎮宅符正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闕盧熊者崑山人晚以州守歸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

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第粲民敬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士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藝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褒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工力深薦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非其全也或有閒惚散筆輒入妙格人罕睹耳棘寺止書娟媚行書傷輕因成僂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豔質明粧倩笑相對余俱有其真蹟度稍純質粲似踈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真蹟頗不甚工書述云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鮮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魯少詹祭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聲華甚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沈源亞也

夏景崑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內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於馳譽烟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主沈雄孔暢祿史手耳

吳餘慶宜黃人直內閣爲通政司左參議衛靖崑山人仕爲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稱二子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恨不願且老耳餘慶書吾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義毅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負書名雖圓健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理吳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道勁間有失之惟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爲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地僉事長洲人習吳興體甚精絕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旣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蹟頗多誠然雖豐逸妍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前是華亭有黃翰者爲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絕薰蕕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其後有張天駁者每以久書直內閣至工部尚書南安體更變輕弱書述和其婢學夫人

咄嗟樵爨廝養醜歲忍澳齒一贅列紫薇郎署分科
木天人也官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為按察僉事
以此品最下又邵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
前句人心邵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做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贗書
以鬻又別作李懷琳補之得盲兒價甚夥錢文通
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壁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
佳者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具眼時

有李士實者為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
險醜恠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
俗惟篆書頗佳 明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
太常南雲金太常凝至文正而自負以為得書家妙
訣喬少保字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

配元周伯琦

文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數
銀矣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內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為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
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
卿出立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
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
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姓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
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皆其
子婿也書述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群從并
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去筋骨別安耳目蓋

其所執奴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椽史筆而
吳人極推許之自余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
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跋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構處甚疎湛文莊若
水傲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
不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王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
可愛琮後有王逢元子新習聖教歐虞蘇黃諸體甚
精徑寸而上稚弱畢備已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教意然

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
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研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
適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
若拱壁歿後頓不爾正行亦適美但肥過而滯老過
而稚耳榜署書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適
勁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內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幸

世宗電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五口吳郡書名聞海內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

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

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吳興有凌晏如者以書
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
神賦金剛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然結構疎而醜是儻
中小有意者耳而暴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
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絕喜祝希哲而以
已意出之婉秀瀟灑絕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疎

王叅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道逸而不諳八法未

脫塵氣

揚脩撰慎伏膺吳興而運筆蹇滯指若木強者亦頗

自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
之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
大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
稱意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為
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
縱橫如亂匆匆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揚秘圖珂者初
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柔筆踈行了無風骨此皆所
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
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為
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負以為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為雄偉有力而
踈野粗放滿諸惡道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特
有張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

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瀋數斛信手飛
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間爲李王撮襟亦得唯真行
多俗撰形模醜拙而高自負許良可嘆也
已上三則皆邇時書中惡道也

吳中丞維嶽正行取豐媚而少適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
骨適勁渴筆縱體往往與高相藏醉翁亭記法同
無錫有俞憲者亦能署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爲最文待詔徵明
王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求師秘

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求師河南狂素顛旭
比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
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它所
不論也唯少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
俗筆爲人譌寫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
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
筆倣蘇黃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
遂自成家唯絕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末興智求
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適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爽
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橫可賞而結構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吳中諸君子余所知者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正行具體而微袁提學棗行草亦自疎逸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懷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鈎俱我朝第一手也陳方伯濬正書出入鍾顏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道署書俞天愈勝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

如清麗可愛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

魯公誠懸方整道勁行筆眉山差遠耳許太僕初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媚嫵黃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求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王稚登百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崑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絕得褚河南法而以顏柳筋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兼黃米而傷佻縱王逢年舜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雲間

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畧畫乃子是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繼之亦自適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攜爲文氏甥妙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解多乞之深以爲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王筋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王李貞伯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吳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啻家臨池而入染練法書之蹟衣被徧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雖陸子淵能振其法於寥響之後緣門戶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翁自負書數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踪跡永絕馬負圖狂翰以暴得名故昇歛之地亦有習者

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維楊間亦傳朱子价楷法再傳之後踈慢肥弱種種因之番禺士人近頗斐然如黎郎中惟敬於四體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為烏衣馬糞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腕中有鬼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一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執苑卮言附錄四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有畫人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書道成後揮灑特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

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此自歎耳

百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

限

彥遠歷代名畫記可謂詳備矣諸葛武侯父子右

下大今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彥遠云

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

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繁爛而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目衆工之迹是也又云顧陸以降畫跡鮮存難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

謂六月一萬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推尊

可謂至矣宣和畫譜載道玄畫極多皆神佛像士

女不過十之一山水遂絕響矣

人物以形模元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為主

形模寓乎其間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畫家稱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魯義獻也後又稱曹
衛顧陸則書之鍾皇張索耳按其初議亦不盡爾謝
赫畫品以一品五人而陸探微居第一其語曰窮理
盡性事絕言象色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
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品之外無它寄言故原標
第一等曹不與第二曰不興之跡始無復傳唯秘閣
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衛協第三曰占
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始為無善雖不諳備形
跡頗得壯氣凌跨群雄曠代絕筆至顧愷之則列之
三品之二曰骨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
其實李嗣真續畫品則以陸探微居上品中第一張
僧繇上品下第二衛協中品上第一曹不與中品上
第四顧凱之中品上第五而所進又多不可曉姚最
列齊陳以下畫人而張僧繇居第七然姚又云顧公
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蔑然如負日月似得
神明慨抱王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分庭抗禮未見
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為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
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
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
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

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爲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
拘謝氏黜頤未爲定鑒張彥遠則云頤愷之迹緊
勁聯綿循環起忽調格逸易風移電疾意存筆先筆
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
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
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功鉤戟利劍森然吳道玄
古今獨步前不見頤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
窮衆皆密於矐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
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直柱構梁不假界筆直
尺風鬚雲鬃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數尺之
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恠膚脉連結過於僧
繇矣由此言之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
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與跡猶隱顯僧繇等方
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謝赫第愷之而列三品之二李嗣真第愷之而列中
品上之第五姚最列齊陳以下人而張僧繇第七朱
景玄錄唐朝名畫而遺曹霸不得從二王之後劉道
醇著畫繼而巨然僅居能品著五代名畫補遺而韓
求李祝張圖朱瑤之人物竝居神品宋之王瓘王霽
孫夢卿趙光輔高益武宗元亦如之人固有幸有不

幸也賴其久而後定耳王瓊一時賞與騰踔似可繼
吳生而遺跡永絕良可浩歎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
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
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槍筆俱勻人屋俱質
者范氏之作也此語似亦得大略矣

南齊謝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
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
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
知宋劉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無力一要也格

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
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舍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
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恠求理四
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既明此六
要又審彼六長自然知悟宋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
繫用筆一曰板謂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
能圓渾二曰刻謂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
生圭角三曰結謂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
能流暢末窮三病徒舉一隅鮮克用心必煩睚眦元
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拍密二曰遠近不

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
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
物偃俚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滄淡失宜十二曰點
染無法若此十二病悉除庶於六法可冀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
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
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
體篆隸如鵠頭虎爪倒薤波龍鳳麟龜魚虫雲鳥
鵲鵠牛鼠猴鷄犬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
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
如龍跳虎卧戲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
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
畫通者也

張彥遠頽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道醇郭若虛則
李成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
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
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
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
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

宋人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爲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花鳥以徐熙爲神黃荃爲妙居案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彥遠云古之嬪臂纖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又云古畫山水或水不容汎或人大於山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又沈存中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家有摩詰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諛備形跡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合而觀之則吾郡之訾詆陸謝者亦未足服其心矣

王摩詰閱霓裳按樂圖知其爲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閱相國寺畫高益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畫貓黑睛如綿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攷畫孔雀而擿其右脚先上爲誤雖是畫理而無關畫趣

彥遠又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閣令公畫昭君

已著幘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幘帽興於國朝舉
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
自齊隋幘頭始於周朝折上中軍旅所服卽今幘頭也
德中裁爲四脚也中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
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
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
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
物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
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按此段語大有意畫者不可
不知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
幕離後周以三尺阜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巾通謂之
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朝貴臣黃綾袍烏紗
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膝爲巾子裹於幘頭
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唐太宗嘗服翼善
冠貴臣服進賢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幘頭巾子以
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內臣圓頭
官撲巾子唐末用漆紗裹之乃今幘頭也三代皆衣
欄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服庶人以白此未
爲定唐高宗以後百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

綠服銀帶青服鍤石帶庶人黃銅鐵帶五品以上佩
魚後爲龜尋復爲魚又文官一品以下帶手中笄袋
刀子礪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上帶七事跣開元
初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欄前
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皆跣足後人始
服木屐伊尹爲草履秦世祭用絲革屨唐代宗朝凡
在宮人左右者紅錦鞞鞞此郭若虛論畫衣冠異制
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自軒轅
何言跣也古冠而不憤漢元壯髮以憤蒙之王莽頂
秃始加其屋表紹始製纁巾魏武裁爲帛袂林宗折

角文若成岐南渡永明改纁爲帽白恰練布盛自王
丞相以後小冠博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施履賓庭
然有露卵陰卵之異婦人髻紛不一元康以後盛以
五兵爲飾束髮既緩至被於額余於卮言別錄二卷
詳著之如若虛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
世畫人主卽異善冠黃袍正束帶無撻尾涓人則今
衫帽貴官戴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
豈直漢光東封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
哉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仄午車元魏

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士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誤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

常法用

然逸之高也得附於三品之末末

復休首推之為當也其意亦似祖述於逸思竊謂考逸之論大約好奇未甚循理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大豈有不可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其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

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
以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跡徐熙黃荃屋宇之
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
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
曰古不及近此語亦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為聖山
水以營丘為神由此推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
讓子昂蓋二君雖不敢凌吳蹈李而能兼撮二家之
長故也

吳李以竹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
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
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
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
神品即自然矣

文彥又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真
偽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僧巨然
祖迹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
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
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余於二君真跡不能多觀每

閱沈啓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唯隆準亦時時出藍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李海天落照圖真是妙品後一辱權門再入內府聞已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董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槩雄遠墨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

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

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徧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爲聖而以道子爲神吳生旣起則前有張閻後有昉幹皆當辟舍然以昭代格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壁高障宜於刹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祇像徑丈累尋非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唇歛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卽瓊靄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褒以爲得受業吳門當稱殆庶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鑿

藏之家若秋風過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
訓去題而存跡恐不能勝叔明子又使中正克明滅
款而論值必當在伯時吳興下矣此雖習耳成好習
好成風探其所繇未可盡非第未有孔聖之集大成
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禮燉啓南之振聲文氏之
多助去俗者別為鑒賞喜易者爭務點綴六法漸湮
可為浩歎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
陳閔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
元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在當時已有定
論後人偶不知耳若幹晚年馬定不在閔霸下

有二名而一人者范中正范寬也中正性落拓迂緩
人或以范寬目之後遂用以題識宣和秘殿所收亦
有之然妄者不知而以無款古畫題曰臣范寬進不
知其不敢以范寬進御也有一款而二人者鍾隱也
隱天台人師郭乾暉其於鷲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
所蓄極多然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鍾山隱
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鷲鳥荆棘皆
屬之後主亦可嘆也

唐王洽之潑墨每醉先以墨瀋潑圖障之上乃因其

形像山石林泉雲霞卷舒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張璪
之畫松石山水以手握雙管一爲生枝一爲枯枿四
時之行驅筆得之所畫山水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
幾若斷聯二子一則群品推逸一則衆論稱神然以
予言之觀一時縱橫之狀能不目驚尋六要盤礴之
原未當心醉後覽彥遠記云所收洽跡頗不少亦未
見絕人名畫雜記王墨即洽也又載李靈省亦類是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
著執聲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也或云四家是梅道人吳仲圭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目標樹毋如米元章此君雖有
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顧陸
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
力仲圭是從北苑巨然來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
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
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
久真贋錯雜我朝王子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
得其風神邇來專爲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子孟頫彝道人吳鎮仲圭六癡老人黃公望子

又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
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
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
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
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
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
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頗
不以為然而未有以奪之

職貢圖乃梁元帝鎮荊州作首索虜而後蜚凡三十
餘國卽蕭翼携以示僧辨才者也王會圖則貞觀三

年東蠻謝元深朝顏師古請訪周書王會篇命閻立
本圖之為王會圖唐武宗會昌中黠戛斯來朝李德
裕請為續王會圖閻令又有西域圖無彼土山川而
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用脩謂梁元
有職貢而閻令無之則非也宣和內府有立本職貢
圖二又異國鬪室一卽所謂狗頭大耳也西園圖顧
愷之畫魏太子清夜游有梁諸王跋尾褚河南裴自
張承相弘靖家入內府崔監軍潭峻將出轉入王承
相涯家流落歸郭侍郎令狐承相復入內府今所傳
西園圖乃王晉卿求李檢法公麟畫蘇黃米秦諸公

雅集本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獨踞其大半卽畫諸方之燁然者不敵也聊志於後畫院祇候至 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畫而足時戴文進被徵獨見讒放歸以窮死文進名璉錢唐人死後人始重之至以爲 國朝第一文進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珪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者也

沈周字啓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亦善畫能起雅去俗矣至啓南而造妙凡北宋胡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而獨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尤得心印稍以己意發之遇得意處恐諸公未必便過也啓南有一種本色不甚稱而以名高歷年又贗作紛紛傳中原李伯華至品之爲第三且目之爲僵爲枯余因訪伯華悉取沈畫觀之然無一真本也爲大矣而出邇來吳中名哲益推重啓南爭購之佳者溢至而其價遂與宋元諸名家等識者不以爲過或謂啓南做諸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杜堇初姓陸別號古狂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深

有古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無亦是白描第一手也花卉頗精雅

吳偉江夏人別號小仙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吳道子縱筆不其經意而奇逸瀟灑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適緊宜畫祠壁屏障間至於行卷單條恐無取也

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處僅有適勁耳北人重之以爲至寶真贋錯雜醜徒寔繁偉亦不免惡道之累矣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文待詔徵明見前待詔出趙吳興及叔明子父間有董北苑筆意大槩自啓南不少也遇合作處單行矮幅神采氣韻儼有生氣真是嘉賞公旣名重夷裔而市井小夫贗作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亦不鮮分別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季

周臣別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

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
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橐本其臨筆能
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爲周六觀作上林圖人
物鳥獸山林臺觀旗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
而成可謂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
已意發之凡所揮洒何必古人

陳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
畫亦學元人爲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
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
矣子括於花卉似勝

吳中又有張靈夢晉善小竹石花鳥周官山水於白
描尤精絕吳延孝善花卉而以早逝故少傳世

謝時臣別號樗僊頗能畫屏障大幅有氣槩而不無
絲理之病此亦外無戴吳二家派者也

王吏部穀祥長洲人以失意棄官數薦不起天下高
之吏部少寫生染渲有法度爲士林所重中年絕不
肯落筆凡人間所傳者皆贗本也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將八十矣與
余善叔平工寫生能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

不真也其於山水喜倣宋人而時時出已意風骨峻削霞思湧壘而不免露蹊徑謂余更二年當大成余甚壯之

文待詔猶子伯仁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橫披大幅頗負出藍之聲晚節自足間入紕路聲亦小減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士林貴之錢穀字叔寶亦與余善備有沈氏之法力稍不如耳嘗與余畫池上篇西園圖溪山深秀至二卷爽朗幽深各自有致

呂紀寧波人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紀為禽鳥如鳳鶴孔雀鷺鷥之類俱有法度生氣奕奕當時極貴重之今以時趣漸減矣其鄉人傳摹昇階以鬻愈可厭

林良者亦以薦為錦衣百戶供奉良取水墨為烟波出沒鳧雁嚙啜容與之態頗見清澹而無神采同時有孫龍者尤甚

叔平負節癖晚益甚有一貴官子因所知某以畫請叔平為作數幅答之乃贊幣直數十金以謝叔平曰吾為所知某非為公也立却之余邁先廬居則致吊更數月且遺桃涼圖大襪紙曰區區三歲之力以

博一咲耳非敢有請也後更托余所知來意欲求爲
傳余素高其人許之叔平乃大喜贊幣拜請余文成
會襄先事叔平踈蹶行至墓所余報謝邀留竟日夕
其所居蕭然也呼羊酒劇飲自是從洞庭游得余詩
輒分爲十六景畫以見貽又爲余臨王安道華山圖
四十皆有妙致余固未之敢請也凡叔平畫強之必
不得不強乃或可得

劉完庵珏畫亦自精絕有勝國入風張靜之寧自以
才情著耳恐未是當家

白石翁沈啓南汎愛闊達人或作翁贗畫求題翁亦

欣然爲書不較也以故翁贗跡滿天下至其晚來自
收眞蹟亦有收得臨本者弘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
太宰屠公瀟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陞
書爭之以爲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遷就以長君過
會事解翁聞而心躡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
公甚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雖微自解
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己後屠
氏得翁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絕人兩賢之

嘉靖初周東村臣畫方有聲而分宜爲南吏部索其
畫多不能應至屬撫臣行遣幾有銀鐺之厄懇要人

居間稍解猶追至南京為作兩月畫微酬其直委頓而歸孫滁陽為河南憲怒張平山路不時見至誘之入椶其左手指以右手畫鍾馗適左轄往候懇之始解張感左轄恩竭平生力作四畫以酬之頗聞於世同一伎也人之遇不遇一至於此

文待詔稱啓南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觀啓南得意處理應如此語家弟一日問待詔道復嘗從翁學書畫耶待詔微咲謂吾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徑非吾徒也意不滿之如此

待詔書畫平生三不肯應謂親藩中貴人外國人也然自其子弟門舊宗戚購得者亦不少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為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人有反狀矣乃陽為清狂寧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卒矣待詔自是名益重以薦起預脩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待詔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柰何辱我翰林為待詔聞之益不樂決歸矣歸三十年名益高海內走候請焉

無虛日所居重於卿相

楊君謙吳中往哲記風雅類云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倡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啓南即恒吉子也王百穀以二老與啓南並登神品則稍涉曲筆

山東李伯華開先家藏明畫幾百幅嘗出以示余無一真者而肆為等品妄加評駁梓行之世真所謂盲人觀場可資嗚呼

終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一

余故有藝苑卮言六卷其第六卷於作者之旨亡所揚抑表著第獵取書史中浮二稍足考證甚或雜而亡裨於文字者念棄之為其敝帚不忍而會坐一書浮繫招提中無他書一攜二藏遺編小有所瀾或時繹腹笥之遺有所筆因更益之為十以里居復得六卷名之

弁州山人稿

卷之六

世貞

曰宛委餘編宛委黃姑

宛書處也嗚呼孔子之教

門人曰小子莫學夫

而又繼之曰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夫學詩而

夫鳥獸草木之名為貴則

夫以鳥獸草木之名而得詩者十寧無一二益

薦紳先生也而談性命曰吾一以貫之亦

不佞嗟夫也余過矣余乃淫於其末矣世

朱鷺魚也也鳥也俱鷺之儀貌也鳥博

轉為雅食也燕荷也當作荷莖黃姑即

聲為黃姑人以擊牛也鼓今星曆

各一星

晨風海月名甚古雅晨風鷓也海月似水母而非大

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味佳王勃落霞與孤鶩

齊飛宋人謂落霞即飛蛾也意者飛蛾有此名若勃

賦作飛蛾對孤鶩是何境界

今世總稱履曰鞋或稱履鞋按古方言云謂之不借

朝鮮洌水之上謂之邛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麤

梁徐土邵沂之間謂之邛角或為屣或為屨下凡或

為綱或為縵其不同如此

不借為草履不落為酒杯不托為飮既不律為筆又

名幸又名弗軍持為淨瓶繞梁為樂器杖名扶老鳥

各一星

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鷓名晨風馬亦名晨風木名長卿蟊越亦字長卿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冠幘曰屠蘇酒亦曰屠蘇藁砧為夫石闕為碑鄉語也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鱷魚亦名忽雷○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蟻者亦名越王梁王名彭越海中小蟹亦名彭越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音也見樂府及謠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將離贈芍藥芍藥亦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

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志憂欲蠲人之

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

見古今註又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

性見博物志臯蘇釋忿見王案書甘棗不惑見東晉發蒙記樹有長生

見鄴中記木有無患實可去垢見纂異文

果有隱夫木有女貞又有平仲君遷藥有長卿簡子

樹有長生萬年靈壽君子貞端正皆美名也賓連

闊達平露紫脫華平恒春皆祥名也

有麩樹則南中枕椰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端溪豬

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椰似酒耳

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
爲佳酒拘樓國僊漿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寘
之少頃成酒乃真酒樹也有酒山南昌國僊山泉也
有酒泉涼州地水也○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
若以其木爲屋柱一屋之酒皆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
云韓朋墓木也霍小玉傳有之

蘋婆當作頻婆與末利初不曉其何解後覽翻譯名
義云頻婆此云相思也末利此云柰花也蓋皆梵音
爾梅檀本香名而釋曰離垢今之檀香更因之

又頻婆今北土所珍而古不經見唯楞嚴諸經有之
或云元時通中國始盛耳按洽聞記稱唐永徽中魏
郡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
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硃點味非
常美進高宗種於苑中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
謂之聯珠果上賜王方言階文林郎又謂之文林果
俗云蘋婆果按此乃真頻婆果耳廣志云林檎似赤
柰子一名黑檎亦名來檎今頻果止產北地淮以南
絕無之廣固有林檎豈得有頻婆果耶

夜合花開香滿庭今人以百合爲夜合似非也按夜

合本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一曰合昏一曰青
裳卽合歡也嵇康種之舍前今百合花亦朝開夜合
但草本其香殊甚

盧橘夏熟註旣誤楊用脩據吳錄地理志云朱光祿
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覆上樹裹之至明年春夏
色變青黑味尤絕美謂此卽盧橘然非上林所種也
按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
袖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
亦名盧橘蜀土移栽上林因易耳

右軍帖有日給子不知何物唯杜恕篤論曰日給之

華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又似不生實者
○盧循餉宋武益智粽又餉遠公按頌微廣州記曰
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
子內白骨四破去之取外度蜜煮爲粽子味辛

自太史氏謂司馬長卿所載草木鳥獸多過其實後
人相沿疑之以盧橘夏熟答選雜支等語皆爲增飾
按西京雜記載梨有大谷細葉縹葉金葉瀚海東王
紫條紫李青李芳李各十種棗有弱枝玉門青華赤
心西王棠棗棗七種栗有候榛瑰澤陽四種桃有
湘核金城綺葉紫文秦桃瓠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

十種李有青綺青房同心車下含枝金枝顏淵紫李
綠李朱李黃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十五種柰有白
紫綠三種檀有蠻羌猴三種捍有青烏赤葉三種棠
有赤白青沙四種梅有紫葉紫萼同心麗枝朱梅燕
梅猴梅七種杏有蓬萊文杏二種桐有椅桐梧桐荆
桐三種林檎十枇杷十橙十安石榴十檉十白銀樹
十黃銀樹十槐六百四十年長生樹十萬年長生
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二十搖風樹十鳴
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十白俞榴桂蜀
漆樹各十柗四樅七栝十楔四楓四後云從上林令

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後失其本此其
記憶者又茂陵富人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紫鴛鴦牝
牛青兕奇獸恠禽江鷗海鶴悉沒入上林太液池中
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池有洲黏
樹一株大六十圍五柞宮五柞樹蔭覆數十畝三輔
黃圖高帝時南粵王獻龍眼樹武帝於交趾移荔枝
百株植上林建扶荔宮中有萑蒲百本山薑十本甘
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
眼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內荔枝一株獨
茂忽夕萎死守吏死者百餘夫草木多至二千餘種

則長卿所言固未虛也窮措大不復知前代帝王富
盛便不復信可發一笑

亢倉子曰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粒
而香舂而易白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
多糝而青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
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
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留死得時之
麻疎節而色陽堅泉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
節而葉虫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爲族
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心長
而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
二七以爲行薄翼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
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此是農經第一語也得
時失時之說物亦有然者矣

羣土之長是爲五粟其次爲五沃又次爲五位又次
爲五蔭又次爲五壤又次爲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中土曰五志其次曰五纏又次曰五墜又次曰
五剽又次曰五沙又次曰五塌凡中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下土曰五猶其次曰五弘又次曰五殖又次曰
五殼又次曰五鳧又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蓋因地以為種所以無遺利也

儒者言王者之世有蓬脯蓂莢屈軼鮭魮蓬脯者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蓬形槌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事極可笑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王者不必按曆而知朔宋之問所謂節晦蓂全落是也屈軼即所謂指佞草也鮭魮者一角之羊也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即今所畫獬廌也又有倉兕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師尚父渡孟津以號其衆令速涉王充皆有辨

五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石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肪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皆光明洞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有石蜜芝石柱芝石硫黃芝木芝有威喜芝飛節芝樊桃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蕃蘂擅桓芝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牛角芝龍僊芝麻母芝白符芝隱晨芝朱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蟾蜍千歲蝙蝠千歲靈龜風生獸千歲鸞之類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僊

參成燕胎夜光玉芝霍山有五香芝良常山有螢火
芝神山有黃龍芝此外有人芝月芝山芝火芝鳳腦
芝金蘭芝隱晨芝紫朱芝朱草芝赤雲芝月精芝黑
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母芝華芝鬼芝然
則大觀政和間王欽若丁謂蔡京輩所進皆鬼目之
類耳

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翳則露風
鳶類霜鷗鷗也露鶴也雨則商羊皆禽名四名甚奇
又以肫識風以鼃識雨肫江豬也鵲知風螿知雨
五采之鳥有冠似鳳名曰狂鳥見山海經鷓鴣俗曰

癡鳥見爾雅

破鏡惡逆獸也一說云卽梟按梟食母破鏡食父擁
劍一螯偏大之蟹也狸一名不來射狸首謂其不來
故射狐疑狼狽獸名甚著猶豫猶之爲獸也尸子曰
五尺犬爲豫說文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子爾雅曰
猶如麋善登木無恙恙之爲蟲也無它它之爲蛇也
流離之爲鳥也焉之爲鳥也能之爲獸也又入才韻
之 一足螯也乙之爲燕也又乙之爲鴻也琉璃本
亦名流離見漢書率然之爲蛇也果然之爲獸也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

鳴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
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鵠鵠晝暗夜明鼠晝伏夜動
南倭海灘蚌淡着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着色晝
顯夜隱睡書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夜開
蝸牛制即且即且食巨蛇巨蛇食象鵠食猥猥食
蟻駸蟻食豹豹食駸駸食虎他如玄龜食鱗飛鼠斷
猿狼虱齧鶴青要食虎吼伏獅鵠禦執鳥皆以小制
大所謂禽之制在氣也

解薦觸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便是的對

見山海經

荀子曰儵鉢者浮陽之魚也疑即所謂陽鱈也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鵠鵠之膏則齧石得鵠髓
則化銀得雉糞則枯翡翠粉金蟹敗漆人氣破犀
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與石而死蠶食之
而不饑魚食巴椒而死鼠食之而肥

諸鳥食之有益人者黃鳥不妬鵠宜子盤鵠已渴鵠
鵠無臥肥遺已癘雷標已痔數斯已癭罽已腹痛又
已痾鷓鴣不饑馱已執橐也 不畏鷓鴣不魔當扈不
眇也 白鷓已盃痛又已痢鳩渠已曝皮皺起也佩之鷓

高

○鷓鴣○馱餘俱辟火寓辟兵青耕辟疫

獸食之有益者狴狴善走類不妬九尾狐不蠱天狗

已瘳耳鼠不疥腹脹也蠃蚘不昧隣不風佩之得訖不

畏謹○天狗俱禦凶臙疏辟火羶羊脂傳之已腊體

○魚食之有益者鮭無腫締無蠱又不癡赤鱗已疥

文鯨已狂冉遺不昧鱧○滑○鰈俱已疣何羅已癰

脩辟已白癬儵已憂鯖已狂訾不驕鮒已嘔箴不疫

蠶不癘莛不糞佩之鰈鰈禦火

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鷦西有獸比肩曰

印印距虛

鰈為細魚則註蜚鴻為蟻螞細虫見史記高誘註

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

况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

十而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虫名蠶好於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縊傍猶益蠶

一名縊文物性固有如此者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

知何藥物竊謂是蜃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蘇子瞻詩云金齏玉鱠飯炊雪海螵江柱初脫泉人

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瑤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

蘇州山人稱卷之三十一

世宗堂

玉珧海母吐納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
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余
甚豔羨其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卽瓦壠子稍大
者也巴已晤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
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
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腮不中口僅四肉牙
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鷄汁熟過之
一沸卽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
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瑤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
舌蠣黃寧波 石遼東鰓魚爲最龜脚蟹吐鐵黃螺

之類次之然吳中沿海有沙裏狗一云沙裏勾狀類
彭越而黃以純甘酒漬之其味遠出諸海品之上臨
海異物志稱沙狗

宋書明帝嗜蜜漬鮓鮓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
知鮓鮓爲何物覽一小說云烏鮓魚腸也有何好而
明帝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鮓鮓法取石首鮓
魚鮓魚三種腸肚胞齊淨洗空著白鹽令小倍醱內
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
好熟時下薑酢等其說則漢武帝逐夷至海濱聞有
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

取而食之以為滋味按武帝雖渡江至海未嘗逐夷也其名恐亦附會至於造鯀法則詳矣烏鰂之說實未嘗曉

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其不咽也風俗通乃謂漢高京索之敗道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位後作鳩杖賜老人恐未可據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蝮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犬曰飛鷲王鐸卑脚犬曰花鳥宋

犬曰鵲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鸚白雀秦皇馬曰銅雀晨風漢文馬曰紫鷲豫章王蕭疑馬曰飛鷲尸子馬亦名紫鷲黃子馬名黃鷲曹洪馬曰白鷲

鳥而獸名者鷓曰魚布杜宇曰謝豹鴉怪鴉也曰訓狐又曰訓猴鳩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布也西域大鳥曰馳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官以鳥名者少昊時以鳥紀官歷正曰鳳鳥氏司分曰玄鳥氏司至曰伯趙氏司啓曰青鳥氏司閉曰丹鳥氏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睢鳩氏司空曰鳩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車曰白鷲鳩氏鳩民曰五鳩五工正

曰五雉漢有執金吾金吾鵠魏以諸曹走使曰鳧鳥
候官曰白鷺騎將曰飛鴻

鳥獸而官名者唐玄宗封白綠鸚鵡爲白衣使者綠
衣使者齊高後主封鷹凌霄郎君隋煬帝封芙蓉鷗
碧海舍人司馬休之封騶爲揚武將軍齊蕭太祖封
赤馬龍驤將軍北漢劉主封黃驪馬自在將軍唐玄
宗封騾白騾將軍

魚鷹魚虎蜜蠹蝮虎蠅虎鴻豹以食之也鴻豹鳩也
鴈奴虎僕以其爲役也由鹿雉媒因以取鹿雉也
吳歸命侯時以吳平家鬼目菜爲芝草拜平侍芝郎

然郭璞所註爾雅云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
毛如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
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
郡有之然則鬼目之狀或爲草或爲木或爲果與芝
大不類而吳時所生乃菌蕈之類耳不必鬼目也宋
天禧宣政間芝至數萬本人以爲疑余於世宗朝
親見之有五色絕佳者甚多至其末年奸人王金於
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濕所以藥傳之即生芝隨藥
成五色上進得官此則前人所不解也

藥物而人名者草木則石韋甘遂王明白昌樂華封

華黃辨莨楚連翹黃環劉寄奴陳思岌桃朱術又周

盈傳延年陰成生皆菊五女唐蒙皆兔馬董即歲房

慈方蓋皆防隨脂即麥牛遺馬皆車諸薯即薯林

蘭杜蘭皆石馬辛即薪孟推即青王連即黃石鯨石

蹉俱滑屈人即葵戴糝即黃牛勒即營黃德祖即淫

黃文即黃石能魯果能俱石長孫即王黃良即大丁

歷即葶房圖即桔盛棧即旋陳知白即何東方宿即檀

草鈔弋即羊婁即蘭石長生陸英蒲公英俱蒲檀

桓即藥趙李即鼠海藥則有石决明金石則有曾青

阿婆趙榮孔公藥殷藥蟲藥則有單媯菓則有平仲

君遷簡子藥有胡名者婆羅門即山那耆悉訶梨勒

○藥有官名者護羗使者胡王使者葛上亭長鬼督郵

○馬通曰馬勃藥草亦曰馬勃出園中鳥有白頭翁見諸葛

亦曰射干藥草亦曰射干恪傳藥亦曰白頭翁昔人以對獸曰射干即狐木

人食鈎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

食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

死而人食之無毒

藥有鼠婦蛇婆蛇公

為鷓鴣所食然則鯪鯪即鯪鮠鮠鮠即河豚矣而二
十一卷陳藏器又云河豚味甘溫無毒主補虛去濕
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江河淮皆有今河豚不聞有
治疾功效而肝極美未必殺人其即鯪鯪鮠鮠與否
不可知也然河豚之外不聞更有二種古人所傳亦
影響耳偶與客食此魚而美因筆其事

陶宗儀載回回地產藥有名火失刺把都者類木鼈
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又西域老
人絕食止服蜜月餘便溺皆蜜死後以石棺滿浸蜜
瘞之滿百年遂成蜜劑以刀七食醫損神効彼中名
木乃伊華言蜜人也

唐詩紅苳生南國又苳菘稍頭二月初按桂海虞衡
志紅苳菘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
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葢淡紅妍如
桃花花色葢重則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
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苳菘同種每葢心有兩
瓣相並詞人托興如此目連理云亦可以證用脩駁

苳

貝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電墨雲謂之紫貝素質紅
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

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
伏貝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黃脣點齒有赤駁曰濯
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瞬貝使胎消
毋以近孕婦赤熾肉慙赤絡曰慧貝使人健忘赤鼻
青脣曰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脊上有縷句脣曰碧
貝使童子盜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强右見相貝經
愛月齋叢抄以不見此經為恨故記其數端

錦鷄二品服色郎中多此鳥余時翫之因為作賦及
攷禽經朱黃白鷺雉注背毛黃腹毛赤頭毛綠而鮮
明今頭毛若金黃則稍異又曰腹有采文曰錦鷄注
狀如鳩鵲膺前五色如孔雀羽今大小約如雉不類
鳩鵲也大抵傳註亦多謬

鸚鵡喙有紅黑二色余初以為種類之異耳按蔡條
鐵園山叢談云西甌之地鸚鵡雛初丹喙中變而黑
歲餘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名鸚鵡喙常黑而不變
此雌者也名木灰木灰不見經傳疑即方言也然以
紅黑喙辨雌雄良是
鰮魚與衆魚合如媾也鰮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
產輒以頭衝其腹

東坡詩有通印子魚莊季裕辨其誤用以為莆田縣

通應侯廟前魚四方誤傳以為子魚大可容印者為佳然郭延生述征記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則坡所引亦非誤

抱朴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夷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麝香野猪運日鳥蠓蠃蜈蚣俱啖蛇鳩鳥啖蝮蛇一名曩

藜牀牀之為杖也桃笙笙之為簟也阿錫錫之為布也藻井井之為言板也玉卮無當當之為言底也

天鷄之為莎鷄也蜚鴻之為蟻蠊也蒲蘆之為螺贏也蛤之為蝦蟇也白魚之為衣蟲也玉孫之為猴也白鳥之為蚊也赤鳥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蝦鼠之為牛也以小名大者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賓連闊達者祥樹也其狀連累相承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嫡庶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達生於房又京

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愚謂朝廷屋宇豈可生樹其為不祥莫大焉太戊之桑書有明證又宋孝武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鷓尾中不十年而帝殂國亂後嗣殄滅幾盡宋書載之瑞徵寧非証也

餘甘子臨海異物志云如梭形與橄欖同一果耳陳祚暢異物志云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中乃更甜鹽藏尤美然則色狀少異橄欖味正同耳今天下饒橄欖而絕無餘甘

周易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註以為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月令云仲冬大雪後五日荔挺出鄭玄註云荔挺馬薤也廣雅云馬薤荔也俗文曰馬藺易統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蔡邕章句云荔以挺出高誘云河北平澤生之江東頗有此物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俗曰馬齒江陵一僧面形上廣下狹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緇因呼為荔挺法師然則曰荔曰荔挺其為馬薤馬齒馬莧似未有定論也

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為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古人所畫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漳

建蘭香色絕人價亦貴今人以興蘭為蘭而漳建蘭為蕙則又非也楚中絕無蘭蕙如漳建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薑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薑一說即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吾吳中木蘭堂其花樹最雄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如此花身者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慘些非純白者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接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滿又皆原本而唐宋人詩絕不及之不得比於蒼蔔素馨之末何也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紫而今白耶物氣變移或有然者姑志以備考

前者有桄榔麩樹云大者一樹出麩百斛又按吳祿云交阯望縣檳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麩可作餅蜀志莎木峰頭生葉出麩一樹出一石而味似桄榔又廣志云檣飾乃如麩不則如磨屑為飯滑軟

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又曰苹蘩蕭鄭樵辨曰萍者

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
詩所謂于以采蘋是也葦萋蒿也即蘋蕭詩所謂呦
呦鹿鳴食野之葦是也

鄭又云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
子如桑椹熟時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
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葦
撥故有土葦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攪
椰食之謂之蓼而不用其實按今人謂窠葉西南夷
傳南越食唐家枸醬晉灼注枸音矩徐廣注枸一作
蒟音窠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酢羹劉德云

實長二三寸味酢取以爲醬羹小顏云枸者緣木而
生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其說之不同如此
○昔邪草曰烏韭曰垣羸曰天韭曰鼠韭生於屋上
曰屋游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
謂之地衣在井中謂之井苔在牆上抽起茸茸然者
謂之土馬駿生於水中謂之陟釐生於石上謂之石
花生於海中石上謂之紫萸松上之衣謂之艾納以
和香燒則煙直上元人錢某號艾納本此

鬱金香草也十葉爲貫將以煮之用爲鬯爲百草之
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於後世爲姜黃作煇潘臭一

神州山人稿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世宗宣文
云出大秦國如紅藍花不知三代時大秦國何嘗通
中國耶物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
黃特其貌之近似者耳

宜男草人亦謂婦人佩之宜丈夫及子非也廣州記
曰小男女佩之臂上辟惡止驚花生糞穢處頭如筆
紫色朝生暮謝小兒呼為狗溺臺又名鬼筆殊非佳
草此間園林雨後生一物極類之名鬼脚指疑即此
也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蕪菁
一曰須一曰蕪蕪一曰葑菘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

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為諸葛菜
大槩似菘而有頭南人種之至三歲則變為菘矣云
河朔至多餘數遊其地未嘗見也

靈壽杖類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
寸自然合杖不煩削治

神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六

錦州山公稿卷之二

三
世終堂

